

同事的油画

□王春鸣

花边系马

我有一幅油画花卉，很是喜欢，画者是一个学者，也是我的同事。起初注意到他，是因为常看见他挎一只白色布包，笃悠悠向公交车站走去，那布包凸显出书本的棱角，有点像暗器，使人以为他一定身怀绝技。

是在一个夏日午后骤然见到他的画的，那时并不知道那是他的小画室，门开着，骤然见到一堆李贺的诗零星扑面而来！鬼灯如漆点松花，羲和敲日玻璃声，冷翠烛，劳光彩，百年老鸱成木魅，笑声碧火巢中起……一时兴起，一幅幅看过去，无它，都是花卉，有三两枝，有一大簇，有孤独一朵。孤独的暖意，缤纷的冷色。很怪。传统油画一般都重视写形，连梵高都不敢太离谱，但是如此一堆花，逸笔草草地从画布上开出来，让人只能调动通感去解一二。

同事果然说，他的色彩语言取源于李贺诗歌的冷幽魂魅之意象。他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所以他的用色构图都是跟着直觉在走。昔者古人在宣纸上计白当黑，表现出一种空的丰富，而他的油画，竟然计黑当白，表现出一种满的丰富。这丰富当中当然包括光，而且是晚唐、晚明、晚清民国或中世纪末期的

那种黑暗里的金光，人类历史上，末世的艺术往往有特别动人之处，只因为政治动荡，反倒带来了文化和文艺的高度自觉，在乱象中萌发出新的生意。我想，如果一定要给他的花卉寻找一个精神原型，也许是黑金底子上开出的一朵罍粟花吧！

同事也擅长国画，因此以国画乃至书法用笔作油画，驾轻就熟。驰骋油色于乱中，画花如野战。是油画而竟流露出如恽格所言“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，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，有处恰似无，无处恰似有，所以为逸”的气质。而逸气横生的八大山人，正是他的精神偶像。将八大狂诞孤傲的笔法用于油画，将国画写意用笔与油色相结合，是他的绘画理想。那晚明末世的狂僧，身世几多悲凉，一派兀傲之气。饮酒不能尽二升，却喜欢酒喜欢得不得了，忽狂忽哑、又哭又笑中潜藏着玩世之态。山水花鸟俱佳，恣意剪裁，笔笔无出法度之外，意境全在法度之中。细赏他的油画，果然隐隐有《酒狂》之古风，还看到飞白干笔中的花叶格外灵动飞举，至于国画中的皴擦点染等手法，也是随处可见，不过因为画材的区别，在画布上呈现出缺少了水墨的意境，却别有一种肌理质感。我讨回一幅水仙，与另一幅狂草同挂一室，竟然说不出地和谐。

我问过同事为什么题材以花卉为主，他答：“如云林画树，不过自写自娱耳。”这一答又让人在他的画前神游天际。既然绘画不

拘于形，那么他的花，无非是一种类象，一种高度概括，可以用来感应天地自然的媒介而已。他的许多作品，都是一副我有迷魂招不得的拽样，真是深得我心。其实他所谓的不拘于形，焉知不是道出了事物朴素的原型，花朵在他的画布上获得了存在的位置，独立自守于无以名之的观念之中。

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你同归于寂，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亮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王守仁这一句，用来形容看同事写意花卉的感受，竟然分外贴切。他有些油画也有命名：《云乡》《踏雾乘回归》《月光》……都有点梦如真的况味。清代画家石涛有一画论，所谓画一而成氤氲，是说太朴已散，画只好讲法。那什么样的画法在当世，是最接近太朴，也就是最接近道的画法？石涛认为是画“一”，这“一”，包含了实的众有，也包含了虚的万象，可以是倪云林的树，可以是梵高的向日葵，可能，也可以同事这些画布上不拘于小识小受的花卉。这“一”的意念和笔触，既画出天地间的万物，也画出画家的自身。而氤氲，正是天地间万物浑融，可见而不形的精神气氛。

只因一意孤行，而得在野之美。挂在我书房的花朵，穿幽入仄又勇往直前，有李贺诗歌的容颜，八大山人的精神，又有张飞般的勇猛。“解氤氲之分，作辟混沌手”。所以挥洒开合间，我明明白白地看到自由、艺术和美，感受到一种拼命去感受“盛开”的感受。这是现在很多艺术作品都缺少了的一种气息。



徜徉

许丛军摄

在柔波里荡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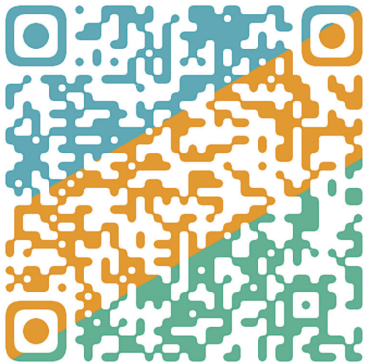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吴祖强、杜鸣心《水草舞》赏析

□木 火

四季乐韵

《海草舞》一时走红网络，不禁让我想起了久远的经典舞剧《鱼美人》，以及其中的选段——美妙的《水草舞》，把一簇簇水草形象地化成身穿绿色长裙的姑娘，把水草的随波曼舞化成姑娘们柔软的腰肢和起伏的身体，以柔美的音乐生动地表现出来，这种美妙的音乐意境不是那如今流行的《海草舞》所能比拟的。

中国的现代交响乐中，《鱼美人》怕是最脱俗的一部音乐作品，时代是模糊的，名称是诗意而浪漫的，所谓的民间传说是杜撰的，没有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，就像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《胡桃夹子》《睡美人》般具有透明的童话色彩，其音乐没有世俗的纷扰，听到的是一股清新逼人的气息。这部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舞剧，首演并不顺利，“文革”中，更是成了“大毒草”。然而，在1994年“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”评比中，《鱼美人》获经典作品金像奖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

水草舞的特点不用说了，只要你去聆听，一定会联想起粼粼的波光、摇曳的水草，温柔的情愫在心中轻轻荡漾开来。

的主导主题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。并不复杂的情节中，音乐根据剧中不同人物的个性表现加以创作，人物主题音乐不是大篇幅的，而是集中、概括、浓缩化的音乐形象。猎人的主导动机明快爽朗，在铜管乐的伴奏下由弦乐奏出，表现出果敢、矫健的形象；鱼美人的主导动机恬静柔美，在弦乐轻微的颤音衬托下由小提琴奏出，凸显了外表的美丽和内心的善良；山妖的主导动机阴险暴戾，先由打击乐奏出切分节奏，又以大管、长号、圆号奏出带有旋律性的动机，渲染其凶残冷酷、贪婪诡诈的内心。自然那些生物也是有灵性的，珊瑚舞的音乐是由荡漾的弦乐衬托着灵巧的长笛，体现出了轻巧欢快、玲珑剔透的特质。人参舞的音乐有点俏皮，轻灵的水管吹奏出人参的主导动机，水管与弦乐的律动中，间杂着急遽而清脆的木琴声，让人形象地感受了一群活泼可爱的人参娃娃。

至于水草舞的特点不用说了，只要你去聆听，一定会联想起粼粼的波光、摇曳的水草，温柔的情愫在心中轻轻荡漾开来。当然，要看绿色长裙美女的水草舞，则要好好去欣赏这部舞剧了，第一幕第二场的开头，展现的是一个别样的海底世界。看了这样的舞蹈，想来对水草有着更深的向往了，手臂会不由自主地摇摆起来吧！

最美的音乐自然关于爱情。当猎人打跑山妖救了鱼美人后，爱情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萌发了，他们跳起了双人舞：鱼美人和猎人的双人舞。竖琴渲染着柔和的气氛，长笛奏出舞剧中最抒情最最美的一段旋律，弦乐随即重复，渐渐地猎人的主题和鱼美人的主题交织在了一起，打击乐器猛地轰鸣一下，管乐声齐作，那是心灵的一丝震颤——是鱼美人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救命恩人是久已爱慕的猎人时而无比激动。随即音乐回落，似在低声呢喃，反复反复，酝酿着情绪，终至高潮，管弦乐队爆发出强大的力量，高声赞颂着爱情。最后是细细的小提琴声轻轻地诉说柔情，像是鱼美人独自品尝着爱情的滋味，沉浸在那一个水草的梦里，缠绵着不愿醒来……在那一个斑斓的海底世界，鱼美人是你无尽的想象。

《鱼美人》成功采用西方戏剧音乐中常用



生活在毗邻的小城，我俩上次见面已是十年前。

草木多情似故人

□江 徐

坐看苍苔

那天，友人忽然说要寄一块玉给我，他并不知道那天对我而言所具有的意义，这样的巧合让人心生欢喜。

友人讲自己与这块昆仑玉的缘分。有一年，他去可可西里，途经格尔木，经过一家玉器店，匆匆一览。晚上入住宾馆后，回想起来觉得有几块玉好看，本想回程时再买，又觉得不太可能，于是当夜找回去。店已经关门，他拨通门店广告牌上的电话，有人接了，值守的店员是回族人，没法沟通。友人很执着，说了很久，对方最终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开了门。就这样，才买到了这玉。

一枚双龙护珠平安扣。我喜欢玉的温润，对玉文化知之甚少，只觉得托在手掌心的这块玉，其颜色，让人想起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中的“凉如水”三个字。它的花纹，看起来像浮云舒卷，又像寺庙挂起晨钟暮鼓声的飞檐。总之，这块来自格尔木的和田玉，款式和气质都跟平日所见的玉器不太一样。

友人还告诉我，玉本是通灵的图腾，后来渐渐衍变成商品。先秦遗韵，两汉风格，先秦玉最难得，也最难打磨。到了唐代，玉成俗物，到了明清简直不堪入目。前几年，他在某地博物馆看到几件玉器，颇有韵味，而途经格尔木遇到的那几块玉，跟博物馆所见一样好看。

跋山涉水，柳暗花明的一块玉，越发让人感到珍爱。

站在树阴下，秋日午后的阳光已无燥热。风吹过，枝头动了动，树影跟着晃了晃。想起多年前，夏天，黄昏，我在公园跑步，收到友人短信：走了，秋天再见。当时那一刻，我抬头仰望，暮色正围拢，远处天桥中间的一杆路灯已经亮了，很伶仃。路灯下透过桥栏杆看到有个行人正好经过，也很孤单的样子。

后来知道，他是去了西藏。想

人生的那根弦一定要绷紧，不能仅仅满足于做那些轻而易举的事。

绷紧向上的那根弦

□杨 譔



从21岁发表第一篇习作至今，我已经写了近500万字。回想那些文章的形成过程，起因大多是自己“有话要说”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“逼”出来的，这样的情况不断重复发生，写作于我便成了一种“自觉”，最大的益处是自己由此一直处于独立思考的状态。

去年岁末，日报的老师请人带话给我，问愿不愿意写一个专栏。具体商谈时，他说选题可以宽松自由，而我则愿意给自己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，字数定在每篇1300至1500之间。之所以如此，并不是不领老师的好意，而是想借此机会逼自己做成一件比较“规范”的事，且希望将来这组夜话能有一两篇文章可看，其中又有一两句话能给人以一定的启发，亦算善事一桩。

我原本教师，后下海经商，经营一家小微企业已有20多年，当时兴办那个“恼人”的实体，多半也是因了朋友所“逼”。20多年来，企业多次遇到似乎难以迈过的坎，也曾多次想到过放弃，但每一次，又都逼迫自己坚持再坚持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耐心等待转机的出现。近几年，我对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，企业的日常事务便交给他人打理，虽然实际的责任仍无法摆脱，但实际上我已经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比如他人须要面对的早八晚五的拥堵，与我基本无关。有那么几年，我过得十分的逍遥自在，除了确保生意上过得去之外，我不给自己定目标下任务。直到有一天，突然省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

喜欢的人了，才勒马转向。

有一次与朋友们相聚，我试探着谈到对未来的规划，一阵哄笑之后，众人异口同声说：“都到了这个年龄了，还谈什么目标啊，理想啊！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说了真心话，我反正不太赞同他们的想法，但为了保持气氛和谐，也就没再说什么。事后回想此事，发觉类似的想法不仅仅存在于年过五旬的人群中，在三四十岁的人群中也大有人在，看他们作为家长，自己不努力去做之外，却把“压力”全转嫁到下一代身上，就足以证明。有一个朋友有一句口头禅：“苦度余年，了此残身。”细细想来，这难道仅仅是一句戏言？

每一个人，在不同的年龄段，总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工作在不远处等着他：养花、种草、跳广场舞、旅游、带孩子，是一种选择；读书、爱好艺术、钻研技术、做公益、助人之乐也是一种选择。所要紧的是，人生的那根弦一定要绷紧，不能仅仅满足于做那些轻而易举的事，还要尝试做一些经过努力才能做成的事。人老必然心先老，向上的那根弦一旦断了，那么人就会像一只慢慢走气的轮胎，焉能走远？

生活中，靠“逼”可以成功的不仅仅是“活儿”与技能，文明的举止谈吐、良好的生活习惯、健康向上的心态都能够通过长时间“逼”的方式养成，甚至于一些不适合时代的风俗习惯，也可以通过“逼”的方式实现改良或提升。但是，“逼”须要有相应的环境和氛围，所谓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”，同时也要有一定的阻力。

人是万物之灵长，所谓训练其实就是“逼”——重新塑造的过程。在走向文明的旅程中，人类把活泼天真的狗逼成了叼盘高手，把花中君子梅逼成了自己的玩物——畸形的“病梅”……是谁在“逼”人类呢？宇宙自然吗？时间吗？归根结底，只有人类自己。只有人类自己才可以决定自己究竟要走向何方。